

回忆录

原载炎陵县《神农风》
忆表妹

肖锦霞

我一直不愿意接受表妹海燕已离开人世的现实,就如我一如既往的保存着她的手机号码、她的微信、她的QQ,还有她在医院治疗时我去看她拍下的视频。有人说,手机里保存逝者的照片和视频是不吉利的,可我却固执到不肯删除。

海燕其实只比我小一点,是我小姑妈的小女。小时候,我们一起在老家木兰长大。我家俩姐妹,她家俩姐妹,老大都安静内向,老小都活泼好动。在一起玩耍时,她姐和我姐是同盟,我和她是组合。每逢寒暑假,我们都要轮番着到彼此的家里住上一段时间,譬如今年寒假她俩姐妹到我家住,那暑假时就我俩姐妹到她家住。一住就不愿意分开,等到两家大人强行要我们分开,我们还要赖上一两天才各回各家。

初中毕业,海燕考上了长沙女子大学大专班,大专毕业后,她又考上了铁道学院英语本科,从此就留在了长沙,工作,结婚,生子。

别看我现在口齿伶俐,开朗活泼,其实小时候,海燕的社交能力比我强。记得我读中师二年级的一个冬天,她来我学校看我。不到两天,她就跟管宿舍的阿姨混得跟亲人似的,我们上课去了,宿舍阿姨就招呼她到她那里烤火取暖看电视;她还用一把小小的眉钳收服了我班全体女生,所有的女同学都排着队要她帮着修眉。那是我们第一次修眉,依稀记得第二天上课时,全班女生的眉骨处都泛红的,有点痛有点肿……我是天生的路痴,在乡镇上班时,有时要到长沙去办事,单位的司机对长沙的路况不熟,每次去长沙,就打电话叫她来高速路口接我,然后义务当司机。乡里的干部看到我妹,总是惊为天入;我县里的闺蜜有时要去长沙办事,需要找人帮忙,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她又都不容辞,大家都知道我在长沙有个年轻漂亮、时尚热情的妹子。

海燕选择和锋结婚时,其实我是有点不乐意的。因为海燕太优秀了,加上姐妹情深,我难免存点小私心,总觉得她其实可以找位条件更好,长得更帅的男人。锋是河南人,憨厚,一个人在长沙打拼,与朋友合伙开着一家小公司,追求了她好多年。最后,她选择了锋,一心一意做他安静乖巧的好媳妇。四年前,海燕在怀孕8个月时,查出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在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抉择下,锋选择了大人,还好老天有眼,一大一小都保住了。女儿小乐出生后,放在姑妈这里带,锋开始带她四处求医,国内最好的血液医院都跑遍了。期间换了一次骨髓,但没过多久,海燕又被发现髓外瘤细胞扩散,马上送到北京治疗。治疗了几个月后,仍毫无起色,病情反而愈发加重了。一次,姑父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悲戚,说海燕可能时日不多,想回来,锋不肯。把公司交给朋友,又去了以干细胞闻名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期望能挽留她的生命。前前后后花费了好几百万,还欠了不少账。我听,久久不能语。

世上最令人心痛的事,莫过于看到至亲的人即将离去却无能为力,更何况海燕是如此的年轻。唯一值安慰的是,他们俩感情极好,也很乐观,我每次去看海燕,都能感觉到锋对海燕浓浓的爱,感觉到海燕的信心和决心,姑父姑妈总是心疼地说,海燕就是“铁姑娘”。锋对海燕的好,我们都看到眼里,为求医四处奔波,不惜举债百万,病榻前精心照料,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只叹海燕福薄,没有机会与锋白头偕老。2015年3月29日,海燕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在最盛的花期里匆匆凋零,令人扼腕叹息。我们兄妹几个把她的骨灰从长沙接回来,安葬在了她心心念念的木兰老家。

“死者长已矣,生者何其哀。”屈指算来,海燕离开我们有一年多了,可一想到她,仍心痛到无法呼吸。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会倍加懂得爱和珍惜。海燕,我们会照顾好你,我们会善待自己,一如乐观向上的你。当然,偶尔我们还会哭泣,那是因为我们还在想你。

散文

原载《今日醴陵》

树之随想

黄山

一棵树,向我们启示宁静的力量。它从最初一粒微小的种子落入泥土里发芽破土,到成为一株仍然微不足道的幼苗,再静静地长成一棵小树。我们只觉得它似乎每天都是那么大,不知它在宁静中每时每刻都成长,直到有一天,天上的飞鸟也在它的枝上栖息,我们才发现它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而这棵牢不可撼的大树也许正是一只小鸟嘴角衔落的种子长成的。

一棵树通常比人更有耐心和毅力。如果它生长在野地幽谷里,那么它不会因为耐不住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孤独而逃避什么,它依然会在寂静中不断成长,满怀信心地增强自己抵抗灾害、战胜苦难的信心,以根深蒂固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姿态回答逆境,昂首挺胸地把生命的美丽展示给天空、大地和飞鸟。如果它生长在繁华的城市里,那么它也不会因为抵御不住喧哗的诱惑或耐不住嘈杂的噪音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它依然会宁静地成长,成为大街旁的宜人风景。它任何时候都不会浮躁轻薄,根基却从不动摇。如果树被人们有意识地种在某地专门用来防风沙,那么它们也不会因为日日夜夜、年复一年、辛辛苦苦地同沙漠搏斗而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它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静静地恪守着自己的初衷,从幼年、青壮年,一直坚持到几十年、几百年后衰老死亡。甚至有的老树在死亡之后,也始终不肯向沙害妥协,它们仍站立着,用干枯的身躯也要把沙魔挡住。望着一棵婆娑而宁静的树,也有羞愧的时候。

有人说,树徒长一身翅膀,却不会飞翔。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树的一种误解,说这话的人一定没有真正理解树。树果真不会飞翔吗?你去问问从树旁经过的风儿,你去问问从这棵树飞往另一棵树的鸟儿,你去问问刚才还在那一棵树顶上,此刻已飘到这棵树顶上的云儿,你再去问问延伸着绵长、细密的树根的泥土吧。飞翔,是有多种方式 and 形态的,不只是我们感官能捕获的有限的某种形态。树的飞翔,是大自然不愿轻易公开的秘密,这需要去轻叩那智慧的大门。

人们常为长在悬崖边的树担心,其实大可不必。在我看来,内心宁静的人尚且能够行于尘世的水面而不坠,何况一棵比人更宁静的树?它长在悬崖边,同长在平稳厚实的土地上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想要像树那样在任何环境中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是何其难啊!是谁使这些长在悬崖边、戈壁滩等恶劣环境里的树具备了这么强的生命力呢?是大自然,是树的精神气质与大自然的力量相结合的结晶。

一棵树所包含的东西比我想到的东西要丰富得多,它也是从亿万年前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地球的古老居民,它凝聚过大量的阳光、雨

水、月色、雷声、霜雪、晨露。我抚摸上千年的大树时,眼前就仿佛晃动着一些千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樵夫、木匠、少女、秀才、英雄、强盗、土匪、儒夫、商贾、旅人……他们都曾像我一样抚摸过这同一棵树吗?只是那时,树的年岁或幼或长,有所不同罢了。

树的根深扎大地,而它却永恒般地思考着天空,即使它的生命里已不缺少什么,它依然会对天空充满向往和敬畏,它的思想和魂魄宁静地向上伸展,心灵却永远虔诚地匍匐于大地。

树的这种精神气质曾轻轻叩动过孔子柔软的心扉,他在临终前亲自掘坑提水在自家园里栽下几棵桧树。据说,孔府的那棵2000多岁的桧树就是当年孔子亲手栽下的。无独有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告别尘世之前也曾坚持要栽下一些树。他认为:“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没有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树,遇到了如此人物,当然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而另一些树,在它们的生命旅程中,会遭遇另外一种人,他们手里提的不是水桶和树苗,而是斧头或电锯。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命运,一万棵树,也会有一万种不同的命运,每一棵树的命运又都能映照出这个世界的命运。

假如你是一个热爱树的人,那么,我想,你心灵里时刻捕捉追寻的某种永恒,也就离你不远了。



现代诗

原载《文艺窗》

晾衣绳(外一首)

空格键

要下雨了
我们赶紧收衣服
没有人会去收晾衣绳
这根绳子
从做晾衣绳那一刻起
就不但要被日晒
还要被雨淋
看吧看吧
现在雨停了
这根绳子还在滴水
开始很快后来
慢慢地滴水
再后来
过几分钟
才滴一滴水
没有人知道一根晾衣绳上的最后一滴水
是什么时候
滴落的

鸟

鸟在飞起之前就是一片树叶。
它是树的一部分,能听到
树干里面液体的轰响声,
能感受到树根在地底下的扭曲
和孤军深入。它有时鸣叫,
不过是在代表树叶表达一种恐惧。

它也会被露水打湿,
也会向树下投下影子,同时
对着那些跳动的、空无的光斑
发呆。它并不想飞走,
只想在微风中梳理羽毛,
如同树叶在雨中洗去尘土。

但它是那片树叶,
并且没有理由坠落。
这片深灰色的叶子,甚至是
这棵树的最重要的一片叶子。
现在,它隐藏在众多的叶子中,
以不被发现为幸运和快乐。

阳光如同一场无声的大合唱。
它听着,觉得与其说是一种召唤,
不如说是来自天上的呼救。
它终于飞起。无所谓情愿或不情愿。
它感到树枝在猛烈地颤动。
它留下的那个空,一会儿就没有了。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支誠敬慶活公平自和文民富
善信業國治正等由諧明至強

圆我中国梦 福到家家门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网络电视台 人民日报 漫画增刊

舞阳 张新亮作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勤劳为国本 红日映中国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网络电视台 人民日报 漫画增刊

户县王乃良作